

明·葉向高撰

綸

扉

奏

草

(七)

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續綸扉奏草卷之八

回奏免進貢物揭

該文書官季縉恭捧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前覽周唐二王進到石榴山藥風乾鯽魚鮮柿俱被凝凍浥爛不堪況軍興以來驛傳疲累已極各王差役往回不無騷勒卿等傳示該部移文該府長史司啓王知會已後免行恭進以稱朕體各王遠獻之意特諭欽

此_臣等捧誦

諭旨仰見我

皇上體悉

宗藩不貴方物軫恤驛遞一舉而三善備焉傳
之天下咸頌

聖恩垂之冊書足光來禩矣臣等不勝欣服敬叩
傳示禮部所有

聖諭尊藏閣中謹具回奏以

聞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再辭玉牒加恩疏

奏爲

加恩萬不當承再瀝愚誠懇祈

聖鑒事

臣以

玉牒加恩具疏控辭未蒙

鑒允非不欲日昧祇承顧此事

臣

實無勞受之增

愧是以不敢且尋常受恩必思圖報

臣

自蒙

召以來三奉

加恩之命而三辭豈真其性之退讓哉蓋度其年

之衰暮與才之庸駑終難報稱不敢覲顏以

虛

寵命耳今在此已更兩歲並無尺寸功勞加以疾病垂死之軀幸逢綸扉多賢之日旦夕決引分求退乃復冒受

新恩重增愧負今生不能了來生不能償亦義之所必不敢出也伏望

聖慈俯察下情亟收

成命使臣得以原官出山仍以原官還山無敢於分外增益分毫卽湑填溝壑亦無餘憾矣奉聖旨朕登大寶中外臣工咸霑慶渥卿以

三朝元老佐朕忠勞乃經歲以來屢辭恩命茲藉
大典叙酬稍示隆眷宜體朕意勉受真勿再陳
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乞休第十八疏

奏爲衰老病

臣馳驅日久懇

恩憐念早放殘生事

臣於萬曆三十五年蒙

皇祖簡用備員綸扉經今十七年矣實在閣辦事
前後十一年前苦于

官府之危疑後苦于封疆之紛擾

臣以毫無事

權之人拮据其間雖匡濟無能而心力亦已

竭盡蓋二百餘年閣臣之獨身任事未有如

臣之困且久者

臣今年已老矣無能爲矣牛

馬奔馳皮骨將盡猶仰首哀鳴于主人求得

休息而況人乎

臣

所苦不寐痔瘍之病日甚

一日入春以來加以腰痛足痛痰喘氣急每咳嗽不出輒悶絕移時在閣中眩暈數次不

省人事皆同官諸臣所共見屬新臣初受事

臣

猶勉強追隨未敢遽請而力不能支矣又

臣

妻病危望

臣

一見

臣

素乏剛腸良爲牽念

愁病相煎情緒愈迫今綸扉多賢

臣

之去留

如乘鴈雙鳬無能多少內地妖寇已盡蕩平

黔師屢捷逆酋垂亡東方之事則輔臣督臣

撫守兼施戎備大飭而

皇上又有軒留神機兵需于尚方發金錢于內帑
凡可以奮揚威武鼓舞士心者無所不用臣
卽在此亦無能贊一籌是固臣歸命乞身之
一時也臣聞之猶死首丘禽獸尚爾臣受
恩深重毫無他覲惟望

皇上憐

臣

憫

臣

放

臣

歸去使

臣

得以垂死殘生守

先人之丘壠一旦溘亡魂魄有所依傍於願
足矣臣具疏後一切閣務及票擬本章皆不
敢預惟日從床褥中晨昏百叩首額

天垂鑒

皇上慈仁大德覆育羣生

覽

臣

所奏豈不動念但願

早允一日卽

臣

受一日之

賜而且省屢疏之煩瀆尤大幸也奉

聖旨卿輔朕一再更歲志慮忠純猷勞茂著今封
疆未靖軍國大計正賴持籌何乃遽萌去念其
卽出佐理副朕眷倚至意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乞休第十九疏

奏爲下情已竭

天聽未回再申祈懇事
臣頃者具疏乞罷於老病
危困之情馳驅疲累之苦業已盡控于

君父之前妄意

皇上覽之必慨然矜憐卽

賜允放不待

臣

之再陳矣而

溫綸下頒曲加慰勉望之以持籌責之以佐理此

雖出同官之擬票而竊窺

聖心或亦未爲

臣

一動念耶日者工部侍郎丁懋

遜兵部侍郎陳邦瞻相繼淪亡懋遜年猶稍
高邦瞻之齒與臣相若又素強無恙一旦至
此況臣夙嬰病患當此焦勞其能久視息于
人世哉自古無空名之宰相無名爲宰相而
六曹之事皆不與聞徒受罪責

祖宗設立閣臣不知其流之弊乃至於此究其所
以然只爲票擬一事今票擬又潛移矣即使
臣不老不病病猶不甚亦終不能有爲而矧
其老病如是極也同官臣拘攣體面不肯放
臣惟望

皇上大發慈悲惻隱之心知臣之求去萬分迫切

萬分可憐留臣無益而有傷于

如天好生之大德立行罷免使臣得歸骨故山其

爲銜結寧有極耶臣不勝哀鳴祈籲之至奉

聖旨輔臣職司密勿原非六曹專責如卿忠猷毗
贊政本濟益弘多何乃謙讓求退宜體朕意旦
夕卽出切勿又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二月三十日

乞休第二十疏

奏爲苦懇

天恩哀憐允放事

臣

以病苦至情哀祈乞罷已再

疏矣皆蒙

溫旨慰留何敢復言但念

皇上之所以留

臣

者以

臣

有可用也而

臣

已困憊

至此如垂斃馬牛卽極力鞭策終不能前

臣

之所以事

皇上者亦將以有用也而今已度勢量力分毫不
能展布如釜中遊魚頃刻糜爛惟以脫離湯